

戰國策卷第二十六

自此卷復有錢本

韓一

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覈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自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臯始大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

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不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臯曰子皆國之辯士也夫爲人臣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謔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

劉

學於子者

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謁乎子曾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真共人也

蘇秦爲楚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

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

劉作帖足

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

胷近者掩心韓卒之劒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

曾無伯字

膊鄧師宛馮龍

淵大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即斬堅甲盾鞬整鐵幕革挾吠芮無不

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劒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

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

夫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

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

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

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爲

雞口無爲牛後

續云顏氏家訓引作寧爲雞尸不爲牛後

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

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韓王

忿然作色攘臂按劒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楚王之

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張儀爲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

史記後語作非菽而麥

民之所食大抵豆飯

續云古語只稱菽漢以後方呼豆史記飯菽菽後語菽飯

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

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

負養在其中矣爲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

萬車千乘騎萬匹虎摯之士踧踖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

戎兵之衆探前跋後蹄間三尋

曾添騰者二字

者不可稱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

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裨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

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

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

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

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誑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

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臯宜陽則鴻臺之宮桑

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

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
爲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
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爲敝邑秦王必喜夫攻楚而
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
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効宜陽宣一作
韓王謂摎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
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弑魏兩劉無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
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籍外權群臣或內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
爲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

張儀謂齊王曰王不如資韓朋與之逐張儀於魏魏因相犀首因以齊魏廢
韓朋而相公叔以伐秦公仲聞之必不入於齊據公於魏是公無患

楚昭獻相韓秦且攻韓韓廢昭獻昭獻令人謂公叔曰不如貴昭一本無獻以

固楚秦必曰楚韓合矣

秦攻陘韓曾無使人馳南陽之地秦已馳又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秦受地又

攻陘陳轅謂秦王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故割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王者矣且王求百金於三川而不可得求千金於韓一旦而具今王攻韓是絕上交而固私府也竊爲王弗取也

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爲從長不能傷秦兵罷而留於成臯魏順謂市丘君曰五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費君資臣臣請爲君止天下之攻市丘市丘君曰善因遣之魏順南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不能傷秦天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胡不卜交乎楚王曰柰何魏順曰天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費王令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且聽王之言而不攻市丘不重王且反王之言而攻市丘然則王之輕重必明矣故楚王卜交而市丘存

鄭彊載八百金入秦請以伐韓泠向謂鄭彊曰公以八百金請伐人之與國秦必不聽公公不如令秦王疑公叔鄭彊曰何如曰公叔之攻楚也以幾瑟之存焉故言先楚也今已令楚王奉幾瑟以車百乘居陽翟令昭獻轉而與之處旬有餘彼已覺而幾瑟公叔之讎也而昭獻公叔之人也秦王聞之必疑公叔爲楚也

鄭彊之走張儀於秦曰儀之使者必之楚矣故謂大宰曰公留儀之使者彊請西圖儀於秦故因而一本作西請秦王曰張儀使人致上庸之地故使使臣拜謁秦王秦王怒張儀走

宜陽之役楊達謂公孫顯曰請爲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印錢劉作印甘茂也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

秦圍宜陽游騰謂公仲曰公何不與趙蘭離石祁以質許地則樓緩必敗矣

收韓趙之兵以臨魏樓鼻必敗矣韓爲一本作韓趙爲一魏必倍秦甘茂必敗矣以成陽

資翟強於齊楚必敗之須秦必敗秦失魏宜陽必不拔矣公仲以宜陽之故

仇甘茂其後秦歸武遂於韓已而秦王固疑甘茂之以武遂解於公仲也杜

赫爲公仲謂秦王曰明也願因茂以事王秦王大怒於甘茂故樗里疾大說

杜聊

秦韓戰於濁澤韓氏急公仲明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今秦之心欲伐楚王

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

曰善乃敝公仲之行將西講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

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徼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己也縱韓爲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困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大說乃徼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弊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意於秦弊邑將以楚殉韓韓王大說乃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一作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強秦之敵必爲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劉作也秦欲伐楚楚因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以使人報於秦秦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強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弗聽遂絕和於秦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楚救不至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爲秦禽智爲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明也

顏率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仲必以率爲陽劉作傷也故不見率也公仲好內率曰好士仲嗇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謁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見之

韓公仲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爲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中封小令尹以桂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公仲躬率其私徒以鬪於秦願公之熟計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爲我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對曰願有復於公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今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郝其知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事矣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彼有以失之也公孫郝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強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郝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多劉作多變也而公必之是自爲貴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之若此則無禍矣韓氏先以國從公孫郝而後委國於甘茂是韓公之讎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讎也向壽曰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令收之甚難向子曰然則柰何武遂終不可得已對曰公何

不以秦爲韓求潁川於楚此乃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強而公過楚以攻韓此利於秦向子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郝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爲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以公孫郝甘茂之無事也

或

錢有或字

謂公仲曰聽者聽國非必聽實也故先王聽諺言於市願公之聽臣言

也公求中立於秦而弗能得也善公孫郝以難甘茂勸齊兵以勸止魏楚趙皆公之讎也臣恐國之以此爲患也願公之復求中立於秦也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以公孫郝爲黨於公而弗之聽甘茂不善於公而弗爲公言公何不因行願以與秦王語行願之爲秦王臣也公臣請爲公謂秦王曰齊魏合與離於秦孰利齊魏別與合於秦孰強秦王必曰齊魏離則秦重合則秦輕齊魏別則秦強合則秦弱臣即曰今王聽公孫郝以韓秦之兵應齊而攻魏魏不敢戰歸地而合於齊是秦輕也臣以公孫郝爲不忠今王聽甘茂以韓秦之兵據魏而攻齊齊不敢戰不求割地而合於魏是秦輕也臣以甘茂爲不忠故王不如令韓

中立以攻齊齊王言救魏以勁之齊魏不能相聽久離兵史王欲則信公孫郝
於齊爲韓取南陽易穀川以歸此惠王之願也王欲則信甘茂於魏以韓秦之兵
據魏以郅一作郤齊此武王之願也臣以爲令韓以劉無中立以勁齊最秦
之大急也公孫郝黨於齊而不肯言甘茂薄而不敢謁也此二人王之大患也
願王之熟計之也

韓公仲相齊楚之交善秦秦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乎楚王使景鯉之秦鯉與
於秦魏之遇楚王怒景鯉恐齊以楚遇爲有陰於秦魏也且罪景鯉爲謂楚王
曰臣賀鯉之與於遇也秦魏之遇也將以合齊秦而絕齊劉作於楚也今鯉與

於遇齊無以信魏之合已於秦而攻於楚也齊又畏楚之有陰於秦魏也必重
楚故鯉之與於遇王之大資也今鯉不與於遇魏之絕齊於楚明矣齊楚信之
必輕王故王不如無罪景鯉以視齊於有秦魏齊必重楚而且疑秦魏於齊王
曰諾因不罪而益其列

王曰向也子曰天下無道今也子曰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
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夫

越趙魏而關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且非楚之任而楚爲之是弊楚也強楚弊楚其於王孰便也

或謂魏王王儆

錢無儆字

四彊之內其從於王者十日之內備不具者死王因取其

游之舟上擊之臣爲王之楚王胥臣反乃行春申君聞之謂使者曰子爲我反無見王矣十日之內數萬之衆今涉魏境秦使聞之以告秦王秦王謂魏王曰大國有意必來以是而足矣

觀

一作魏

鞅謂春申曰人皆以楚爲強而君用之弱其於鞅也不然先君者二十

餘年未嘗見攻今秦欲踰兵於澠隘之塞不使假道兩周倍韓以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且旦暮亡矣不能愛其許鄢陵與梧割以予秦去百六十里臣之所見者秦楚鬪之日也已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錮之南委國於楚楚王弗聽蘇代爲

劉添謂字

楚王曰不

若聽而備於其反也明之反也常仗趙而畔楚仗齊而畔秦今四國錮之而無所入矣亦甚患之此方其爲尾生之時也

戰國策卷第二十六

戰國策卷第二十七

韓二

高誘注

楚圍雍氏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轂韓又令尚靳使秦謂秦王曰韓之於秦也居爲隱蔽出爲鴈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轂臣聞之脣揭者其齒寒願大王之熟計之宣太后曰使者來者衆矣獨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驪加妾之身妾困不疲錢劉本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衆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尚靳歸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國知錢改作之王也韓之急緩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矣臣安敢來甘茂曰先生毋復言也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師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轂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

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師於般以救韓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爲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日子以秦爲將
救韓乎其不平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於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
以待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公仲曰柰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楚威
王攻梁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
故不如出兵以勁魏於是攻皮氏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
外以歸今也其將揚言救韓而陰善楚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
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公戰不勝
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司馬康三反之郢矣甘茂與昭
獻遇於境其言曰收璽其實猶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柰何對曰公必先韓
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以劉去字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於公以
解伐是公之所以外者儀而已其實猶之不失秦也

公仲爲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史惕謂公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
矣公無辭以後錢劉一作復反且示天下輕公公不若順之夫韓地易於上則害

於趙魏地易於下則害於楚公不如告楚趙楚趙惡之趙聞之起兵臨羊腸楚聞之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矣竒宣之教韓王取秦曰爲公叔具車百乘言之楚易三川因令公仲謂秦王曰三川之言曰秦王必取我韓王之心不可解矣王何不試以襄子爲質於韓令韓王知王之不取三川也因以出襄子而德太子

襄陵之役畢長謂公叔曰請毋用兵而楚魏皆德公之國矣夫楚欲置公子高必以兵臨魏公何不令人說昭子曰戰未必勝請爲子起兵以之魏子有辭以毋戰於是以太子扁昭揚梁王皆德公矣

公叔使馮君於秦恐留教陽向說秦王曰留馮君以善韓臣

集錢劉曾作屢

非上知也

主君不如善馮君而資之以秦馮君廣王而不聽公叔以與太子爭則王澤布而害於韓矣

謂公叔曰公欲得武遂於秦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也公不如令人恐楚王而令人爲公求武遂於秦謂楚王曰發重使爲韓求武遂於秦秦王聽是令得行於萬乘之主也韓得武遂以恨秦毋秦患而得楚韓楚之縣而已秦不聽

國策卷之二十一
是秦韓之怨深而交楚也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以辯於薛公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

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君交也令我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今公叔怨齊無柰何也必周君而深怨我矣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鄭公叔大怒史舍入見曰周最固不欲來使臣竊強之周最不欲來以爲公也臣之強之也亦以爲公也公叔曰請聞其說對曰齊大夫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王爲不急必不許也今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者無交於公而欲德於韓擾其使之必疾言之必急則鄭王必許之矣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擾韓公叔與幾瑟爭國鄭強爲楚王使於韓矯劉改矯作矯以新城陽人合世子以與公叔爭國楚怒將罪之鄭疆曰臣之矯與之以爲國也臣曰世子得新城陽人